
ICANN70 | 虚拟社群论坛 — 联合会议：ICANN 董事会与 NCSG
美国东部标准时间 2021 年 3 月 23 日（星期二）— 9:00 至 10:00

弗朗克·卡拉斯科

(FRANCO CARRASCO): 本次会议即将开始。请 I.T. 工作人员开始录音。

正在录音。

弗朗克·卡拉斯科: 大家好，欢迎参加 2021 年 3 月 23 日举行的非商业利益相关方团体 (NCSG) 和 ICANN 董事会联合会议。

我叫弗朗克·卡拉斯科，是 ICANN 员工，我将担任本次会议的远程参会经理。

请注意，我们将以 Zoom 网络研讨会的形式召开本次会议。我们将保留本次会议的发言机会，专用于非商业利益相关方团体与 ICANN 董事会成员之间的交流。

换句话说，两方的成员就是今天的专题讨论组成员，他们是唯一能够在会上发言的人。

注：本文是一份由音频文件转录而成的 Word/文本文档。虽然转录内容大部分准确无误，但有时可能因无法听清段落内容和纠正语法错误而导致转录不完整或不准确。本文档旨在帮助理解原始音频文件，不应视为权威性的会议记录。

请注意，NCSG 已经直接给我们提供了本次会议的 NCSG 专题讨论组成员的姓名，所以没有被指派为专题讨论组成员的 NCSG 成员将作为与会者列席。

如果专题讨论组成员想发言，请在 Zoom 中举手，以便加入发言队列。所有专题讨论组成员都默认静音，所以当你发言时，请自行取消静音。

发言前，请务必将你的所有其他语音通知静音，并清楚报上你的名字。

也请注意在 Zoom 中选择你要说的语言，包括英语。

另外，请记得说慢一点，以方便所有速记员和口译员开展工作。

请记住，董事会只会回答今天正在开会的选区提出的问题。因此，在本次网络研讨会上禁用了问答窗格。

本次会议的口译服务包括英语、西班牙语、法语、阿拉伯语、中文和俄语。请点击 Zoom 中的同声传译图标，并选择你要在本次会议中聆听的语言。

本次会议的所有与会者均可在聊天室中发表评论。要发表意见，请使用下方聊天窗格中的下拉菜单，并选择“回应所有讨论参与者和与会者”。这样所有人都能看到你的评论。

请注意，在 Zoom 网络研讨会中，只有专题讨论组成员之间才能进行私人聊天。因此，讨论参与者或标准与会者向其他标准与会者发送的任何消息都会被所有其他主持人、联合主持人和讨论参与者看到。

本次会议提供自动实时速记，你可以点击网络研讨会工具栏上的隐藏字幕按钮进行查看。

请注意，此文稿并非官方权威记录。

最后，我们请每位参会者遵守 ICANN 的预期行为标准。大家可以访问 Zoom 聊天窗口中的链接查看具体内容。

好了，接下来我会把时间交给 ICANN 董事会的主席马腾·波特曼 (Maarten Botterman)。

有请马腾。

马腾·波特曼： 谢谢，弗朗克。虽然你是照着纸上念出来的，但是现在你已经烂熟于心了。

欢迎大家。欢迎大家参加与 ICANN 董事会的联合会议，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互动和建设性对话的场合，对我们来说这对确保我们彼此沟通并完成 ICANN 的使命至关重要。

本次会议将由马修·希尔斯 (Matthew Shears) — NCSG 对他很熟悉了 — 主持董事会方面的讨论。

所以，马修，请讲。

马修·希尔斯： 谢谢马腾。首先我要大胆祝你生日快乐，如果我没弄错的话。

马腾·波特曼： 幸好你只是说出来，而不是唱。谢谢。

马修·希尔斯： 放心我不会唱。我不会唱。

欢迎大家。我是马修·希尔斯。很高兴见到大家。很高兴看到大家的脸。我们有望很快就会见面。

感谢 NCSG 提出的一些精彩问题。当然，我们期待今天进行一次很好的讨论。但是我们只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所以我想我们要加快速度。下面我要交给布鲁纳 (Bruna) 正式开始。谢谢。

布鲁纳·桑托斯

(BRUNA SANTOS):

非常感谢，马修和马腾。请允许我也唱一首生日快乐歌。生日快乐，马腾。

再次感谢本次会议。我们围绕着三个主题收到了一系列问题。一是疫情对 ICANN 社群的影响。二是 EPDP。第三个主题是后续程序。这个问题是最后一刻加进来的，在讨论之前我也要发声抱歉。

下面我要交给丝黛芬妮 (Stephanie)。她将主导对有关 EPDP 问题的讨论。

另外，如果我们的 NCSG 成员对此有其他一些新的想法或问题，请在聊天里告诉我们或者举手。所以，非常感谢你们。

现在有请丝黛芬妮发言。

丝黛芬妮·裴琳

(STEPHANIE PERRIN): 非常感谢。我是丝黛芬妮。

我依稀记得我们曾经问过这个问题，因为这是一个反复出现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请允许我读一下。EPDP 一直是一个漫长、痛苦，但又非常有益的流程。我们担心我们已经承认并千方百计达成共识的一些问题在流程的下一阶段被再次拿到共识平台上来讨论，换言之，在我们已达成一致的意見基础上，这些问题又会重新被拿来讨论。各位主席主持这些棘手的 PDP 就已经够难的了，但是现在他们还不得不阻止“交战双方”以新的名义开始讨论已经解决了的问题。董事会建议我们如何处理这个问题？

现在，让我明确一点，我们大家都有各自的立场。我不是建议，比如，NCSG 应该永远停止讨论人权。我说的是具体到 EPDP 上，我们认为我们已经解决的法律问题现在又被重新提出来。我相信贝基 (Becky) 对这个问题很熟悉。这其实是一个流程管理的问题。

马修·希尔斯: 丝黛芬妮，谢谢你的发言。

事实上，我想贝基会跟我们谈谈这方面的现状，并且也会讲讲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好了，贝基，交给你了。之后我想我们还有其他董事会成员想要补充。

贝基·拜耳 (BECKY BURR): 谢谢。大家好，祝大家在 ICANN70 期间过得开心。

正如马修所言，这个问题分成两部分。一个是一般问题“政策制定流程如何运作以及我们如何把它变得更好”，另一个是具体到 EPDP 的问题。接下来我要谈谈上一个问题。

显然，我想我们大家都承认，在社群中，我想没有人能逃脱这个问题，那就是有人想要抓住机会重新提出一些已经明确结束并且人人都确认了的问题，或者在某些情况下，人们对于这个问题是不是明确结束了还莫衷一是。

在 EPDP 上我一直在和一个分组合作，探究法务团队的问题。为了确保始终不超出工作范畴，第 2(a) 阶段的工作范畴，我们一直十分克制，把探讨的问题限制在那些对当时的具体主题有意义的问题上。我想参与讨论的所有人都承诺这么做。

我个人深受法务团队在这方面表现的鼓舞。所以你知道，最好的建议，当然也是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就是，鼓励每个人都本着诚意来参与讨论，把注意力放在我们面前的工作范畴内，在问题解决时及时承认，并且当有人试图重启这些已经解决的问题时礼貌地发出提醒。

我想，坦白说，我们得承认在 EPDP 上，欧洲某些立法的出台，特别是 NIS 2，在很多人认为原流程已经解决的主题上提出了一些新的问题。

我认为讨论它们是合情合理的。但是我认为说到底，政策制定流程团队的成员、社群工作组成员要清楚哪些问题在工作范畴内、哪些不在，哪些问题已经解决、哪些没有。

EPDP 第 2(a) 阶段工作主席基思·德拉泽克 (Keith Drazek) 将会向理事会做进度报告。我想那对我们而言是一个重要的标志，为我们指明接下来如何推进工作。

以上就是关于 EPDP 我要说的，但是我知道这个主题也是 EPDP 之外的一个具有普遍性的大问题。

丝黛芬妮·裴琳： 请允许我插一句，贝基，你在法务委员会的工作很出色。我真的希望我们能够在全体会议和 30 号结束的公开评议中继续这方面的讨论。谢谢。

马修·希尔斯： 塔蒂阿娜 (Tatiana)，我看到你举手了。

塔蒂阿娜·托皮纳
(TATIANA TROPINA)：

非常感谢。首先，我赞成丝黛芬妮表扬贝基在 EPDP 法务团队所做的一流工作，当然包括第 2 阶段以及我所关注的当下。但我曾是该委员会的成员。事实上，想要稳步推进这些工作，不重复听到一些议题，不重复一些相同的问题，是非常难做到的。

谢谢贝基领导这项工作。

我有一个问题，或许比 EPDP 更广泛，但贝基刚刚提出来了。那就是关于 NIS2 指令，这个议题可能关系到在 EPDP 流程期间已经达成的共识。

如果可以的话，我想请问董事会，你们对此的总体态度是什么？我们居住在欧洲并且关注上一版 NIS 指令讨论的成员都知

道，它的谈判历时三年，实施工作历时一年半到两年。所以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现在我们在指令中看到的内容，不一定就是我们最终会看到的内容，因为我可以肯定地说，2016 年采纳的 NIS 指令与 2013 年初出炉的文件大相径庭。

所以董事会的态度或看法是什么，如果有的话，在立法提案方面，是否值得发起 PDP，还是拒绝这些成果，还是怎么样？在这方面有没有既定立场，还是要拭目以待？

马修·希尔斯：

贝基，你要谈谈吗？

贝基·拜耳：

马修，我想这个问题也要由我来回答。感谢丝黛芬妮和塔蒂阿娜。感谢你们在法务委员会的工作。这一直是一个团队协作。

在立法方面，董事会对于这些进展极为感兴趣，并给予了密切的关注。在这方面我们有社群网络研讨会和董事会材料。

你说得没错，NIS 2 还没有完成，它仍然需要等待被采纳，而且还将有一个 18 个月的过渡期。我想有的人认为它会比预想的要快。但是当然，因为它是一个指令，并且因为它将修订，存在一些跨成员国的重大实施问题。

所以董事会还没有形成一致立场。而且坦白说，因为这是一个政策制定流程，需要由社群来决定在多大程度上将这些事情纳入考虑。

我们最不希望陷入和 GDPR 相同的情况，在法律即将生效时措手不及，还没有拿出对策，并且也没有调整好 ICANN 的政策来反映这部法律。

所以我认为有必要未雨绸缪，考虑这个指令。

我没有意见，你知道，董事会的一些欧洲成员可能对现在到最终采纳期间可能会发生的变化拥有更成熟的看法。

就指令本身而言，请允许我说一下，我看到对签约方提出了两个问题：一个是 WHOIS 数据的准确性，另一个区别对待不包含自然人个人信息的法人信息，以及包含个人数据的注册信息。这两个问题是我们要关注的，所以在我看来关注它不是完全没有道理，我们要理解它会如何影响我们在第 2A 阶段所做的工作。

还要明确一点，我认为法务团队确实提出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即现在在我们推进第 2A 阶段问题和实施我们制定的政策时，我们应该如何考虑 NIS 2。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得到更多的信息，但是我们大家都还在学习的过程中，没有人能够预测最后到底会发生什么。

马修·希尔斯：

谢谢贝基。

当然我们会关注它的进展。

我想跃然 (Goran) 也要发言。

马跃然 (GORAN MARBY)：

早上好。

的确，塔蒂阿娜，你知道，在我以前的工作中深度参与了欧洲的流程。而且我同意你的看法，我们不知道它最终的结果是什么。

但是也许 — 以下是我的理解。成员国在原则上已经同意了提案内的许多事项。当然，如若不然，它就不会出现了。对于其他任何人，你们应该了解这是一个技术细节，欧盟委员会是唯一一个能够撰写这份立法提案的单位。然后将交由理事会采纳，也就是成员国和议会。

事实上现在的情况是，议会和成员国目前正在谈判当中。

我们和双方都有接触，包括成员国，当然也在和议会 — 议会的（听不清）进行对话。为透明起见，我希望大家了解这一点。

在我个人看来，我认为 NIS 2 的内部结构多半将保持不变。我认为，对欧盟委员会在这个立法上的角色，以及他们拥有哪些权力，会有持续的争议。但是我也有点担心它会成为美国人口中的“圣诞树法案”，也许没有太多东西会消失，但有其他东西会掺入进来。这个指令和数字服务法案都是如此。而且我听说，在政治讨论中大家饶有兴致地讨论 WHOIS 相关问题。

所以我同意你的看法，塔蒂阿娜，事实上它需要一段时间。我们不知道最终会是什么样。但是我们担心事实上它会开始自说自话。

你知道，我们从技术角度提出了一些意见，因为我们想要明确一些问题。那也是我们的职责。我们避免在其中夹杂某种政治观点。但是你知道，在定义方面，有一些事情令我们担忧。所以我们确实理解他们，也理解对根服务器系统的潜在影响。

但是我们将保持关注。我们将一如既往地对我们采取的行动保持公开透明。

非常感谢。

马修·希尔斯： 谢谢跃然。

大家对 NIS 2 还有什么问题或意见吗？

马腾·波特曼： 我想说两句，如果可以的话。

马修·希尔斯： 请讲。

马腾·波特曼： NIS 2 的情况其实是所有情况的缩影：当下我们的曝光方式正在发生变化，不仅仅是因为 COVID，也是因为立法举措和其他事项。所以这也意味着我们不能等到一切都明了之后才开始推进工作。

与此同时，这也意味着即使我们着手朝某个方向推进，也需要以放眼世界的态度开展工作。这一点你们在 ODP 工作方法和其他正在采用的方法中可见一斑。只一味去做我们认为现在应该做的事，而不去看看在我们满头苦干的同时周遭的环境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这已经行不通了。

重要的是，我们要齐心协力并保持透明。所以...

马修·希尔斯：

谢谢，马腾。

我们确实有点跑题了，包括你们有些抱怨的问题，也就是多利益相关方模型的演进，我们如何努力达成共识。

关于如何解决这些特殊的挑战，我们也很乐意倾听你们的建议。如果你们有想法，我们愿闻其详。

我会把这个问题放在这里。

好吧。布鲁纳，能谈谈下一个问题吗？

布鲁纳·桑托斯： 好的。感谢这些问题，也感谢对董事会有关 NIS 以及法务委员会看法的说明。

在围绕 NIS、（听不清）和欧盟委员会的一些立法动向的讨论上，我们才刚刚开始。所以抱歉我们缺乏回应，因为到目前为止对于这些举措我们还有些生疏的感觉。我个人是如此。

关于第二类问题，我想我们可以把它们稍微浓缩一下，因为我们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后续流程。

但是在疫情和 ICANN 社群方面，我们有一些问题，那就是，在没有了差旅费和会议费的情况下，组织是否省下了钱，省下了多少钱。我们知道有一些事情确实需要大量资金和投入。

围绕这个主题的第二个问题是，董事会是否采取了任何具体措施来解决社群过劳和参与度降低的问题。

我们的关切是，至少 NCSG 面临着某种真正意义上的参与度降低问题。我们非常担心这会对 ICANN 的多利益相关方模型构成一定威胁。而且我们也看到，公民社会稍微改变了它的工作方式，并将我们的一些行动更多地集中在突发的疫情上，而不是很多其他也需要讨论的主题上。

也许最后一个是围绕疫苗的问题。我们的问题再次非常务实，我们想要了解围绕疫苗护照你们有没有展开过任何讨论，或者我们如何考虑重新开启并且过渡到混合会议，过渡到现场会议，基本上就是关于 ICANN 未来会议的问题。有一些问题是我们在调查中以及很多其他地方一直在讨论的。以上就是我们在这个主题上提出的问题。

马修·希尔斯：

谢谢你，布鲁纳。

这些问题问得很好。当然，围绕（听不清）的问题是董事会花了大量时间开会讨论过的。

我想旦科 (Danko) 会解答第一个关于钱的问题。

旦科。

旦科·杰夫托维克

(DANKO JEVTOVIC)：

好的。谢谢马修。

我是旦科·杰夫托维克。目前是董事会财务委员会的主席。我尽量简短地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如果还有其他延伸问题，我也会尽量回答。

你们可能知道，我们的财政年度是从六月份开始，到次年的六月份截止。所以上个财政年度也就是 2020 财政年度是于 2020 年 6 月结束。我们省下来大量的差旅和会议成本，大约为 600 万美元。

现在，我们也节省了其他成本。所以在上一财政年度，超过支出部分的资金总额为 1400 万美元。

目前，我们处于 2021 财政年度。我们预计本年度也会结余大致数额的资金。

说到这里，我想有必要提醒大家一下 ICANN 的预算周期。在整个预算周期内，支出都要经过规划和批准。即使我们确实因为部分资金没有花出去而结余了资金，唯一允许由组织执行的支出依旧是在预算内规划的支出。

第二个要点是，在规划下一年的预算时，我们只能规划经董事会批准的事项。所以客气地说，我们知道即将要展开的重要工作，也就是我们一直在谈论的工作。但是我们也知道这项工作

还没有经过董事会批准，还没有规划支出，它们不在当前的预算中。

我们省下的钱计划用于支持 ICANN 的使命和战略规划。

当然，董事会对此考虑了很多。我们正在研究一个融资结构，使我们能够有更好的透明度和更好的问责制，追踪即将进行的多年重大项目。

我们相信这种情况实际上会提供重要机会。

最后我要说一下我们的储备资金，我们正稳步获得规划的金額，也就是说，储备资金水平应处于最低的规划支出水平。但是我们也计划将部分资金 — 一部分钱从运营资金转入到储备资金中，以便保护 ICANN 的安全性，并使用其中一部分结余来保障我们的财务稳定性。

就是这样。我很乐意回答任何问题。

马修·希尔斯：

谢谢旦科。

还有问题要问旦科吗？

布鲁纳·桑托斯： 也谢谢你，旦科。

还是布鲁纳。

我想我们的一位 GNSO 理事在聊天里提出了一个问题。这笔钱被转到了哪里，也就是我们从去年的会议中节省下的钱。它们是全部直接进入储备资金吗？还是其他地方？

旦科·杰夫托维克： 这笔钱还没有重新定向。钱还在那里存着。

其中大部分钱目前存放在运营资金里。BFC 正在讨论一项提案，这项提案会提上董事会议程，就是从运营资金中转出 1000 万美元到储备资金。

就像我说的，我们正在规划一个财务结构，让我们能够使用节省下的运营支出，这笔钱目前放在那里，但无法通过当前预算使用。所以我们计划建立这样一个结构，使我们能够使用它来开展一些我们大家都心知肚明，但还没有纳入当前预算的工作。

马修·希尔斯： 布鲁纳，我看到还有一个问题。

布鲁纳·桑托斯： 是的。

马修·希尔斯： 旦科，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聊天，里面有人问到，既然组织省下那么多钱，有没有讨论过 ICANN 可以提供其他的补助形式？就像 Rightscon 那样。

旦科·杰夫托维克： 目前就可以如何处理这笔钱的讨论还属于我们的预算周期。我们关闭了对预算的公共评议。所以我其实不知道有你所说的讨论和措施。

马修·希尔斯： 我看到有一个关于 ICANN72 的问题。也许我们可以回答。

跃然将会回答这三个问题中的第三个。

除非对第一个问题还有其他疑问，否则我们就要进入第二个问题，也就是可以采取哪些措施来解决过劳。

马腾？

马腾·波特曼：

谢谢。基本上，第一，我们看到的是，并不是我们选择召开虚拟会议，而是我们不得不这么做。整个 ICANN 组织也一直在通过参与 ICANN 会议跟踪最新的情况。初步分析显示，从 2016 年到 2019 年，我们的参与人数大约为 1800 到 1900 人。在召开虚拟会议的一年，人数下降到了 1700。所以有略微下降，降幅不是很大。

与此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从某种程度上说迎来了不同的参与者，他们不出差，更多地是参与虚拟会议，而不是反过来。有一点也很清楚，跨时区工作本身就有它自己的挑战。

所以我认为这种情况确实需要我们所有人都理解，并且在会议规划过程中尽量考虑好这一点。你们知道，ICANN 会议的会议规划是为社群进行的，选区的会议规划由各选区自己完成。所以非常鼓励大家在每个级别都考虑到这一点。

从我们的角度，我们对此高度关注，并竭尽全力促进它。ICANN 组织将进一步研究从目前的情况中可以吸取哪些经验教训，在数字、数据方面。这是我们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情。

我和大家一样，都希望尽快在可行时能在同一个时区、同一个地点举行会议。

马修·希尔斯： 马腾，我想值得说明的是，我们董事会非常希望恢复面对面会议，在接下来的会议中我们也会非常努力地应对这个挑战。这个问题非常重要。

布鲁纳。

布鲁纳·桑托斯： 再次谢谢马修和马腾的回答。我只想再次澄清，这个问题不是反对虚拟会议。我们知道这是我们目前所拥有的唯一选择。而且事实上，我们坚持召开这些会议非常重要。我们期望来到这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如此重视与你们董事会成员的交流。

但是拉乌尔 (Raoul) 在聊天里也提到了一条类似的意见，它传递的讯息是，这一年的疫情给非商业方面造成了负担，人人都很艰难，但是事实上，如果工作重点发生变化，对我们而言要保持成员们的参与水平，让他们持续参与到会议中来，就会难上加难。所以更多地是从这个意义上说，而真的不是批评虚拟会议。但再次感谢你们的回答。

马腾·波特曼： 感谢你。我们了解这一点，而且非商业利益相关方团体不是唯一的一个。我们看到 ALAC 和其他团体也有类似的情况，虽然是以不同的方式呈现，对吧？有时这就是你有没有空闲时间来

做 ICANN 的工作，或者它是不是你工作的一部分，诸如此类的问题。

所以我们很清楚这一点。而且我们欢迎任何有关我们可以如何提供帮助的建议。

马修·希尔斯：

谢谢，马腾。聊天里提出了一些问题。但是也许，跃然，你可以回答一下，如果你要回应第三点的话。谢谢。

马跃然：

首先 — 噢，有那么多问题，那么多好的回答。首先，谈到最后一点，我有一个问题：今年的最后一场会议会是虚拟的吗？答案是我们不知道。我认为可能性是 50%。让我们回到正题。

在 ICANN69 之后，我们对社群进行了一项调查，收到了数百份调查回复。实际上我们询问了社群对虚拟会议的看法，因为我要说，针对 ICANN69 收到了大量的批评，理由也很充分。那是一次漫长的会议。它的时间很长。召开了大量的会议，其中很多会议有冲突。那不是一个好的 — 我想我们都同意我们要对此做些什么，因为会议的数量，等等，等等是由社群设定的。我想我们都同意，在那之后，我们要有所改变。

所以我们进行了一项调查。我可以让人发布我们为此撰写的
所有博客文章。

我们现在正和 SO 和 AC 领袖齐心协力，共同研究制定一个方案，看看如何继续推进我们的会议工作，包括虚拟会议和后续恢复的面对面会议。因为我们从这个过程中吸取的经验教训也可以增强面对面会议，增强翻译工作，增强远程参与。技术也进步了很多。

因此实际上我们在工作方法上可以做出一些改变。很多调查结果表示，例如，在我们召开 ICANN 会议时，应该更多地聚焦跨国界会议，而不是强调人人都要进入圆形会议室，以便社群可以解决问题。

此外还有的人表示，我们的一些工作应该采取更加区域性的做法，也许这个团体应该在 ICANN 会议之外自己组织开会，这样当你来参加一个 ICANN 会议时，就可以加入那个团体。那里有很多好的建议。SO 和 AC 正在研究制定一个方案。

我们现在处于世界的哪个位置？我现在在看布鲁纳。今天早上我刚读到一则关于巴西的新闻报道。我们不知道。我的意思是，在美国，我住在加州，一直都有大量的疫苗供应。但是在世界其他地方，（疫苗接种）其实还没有开始。我们不知道这

要怎么解决。但是在我们开始出行后，我不认为 ICANN 会面临疫苗接种的问题。那实际上是航空公司和各个国家的事。

ICANN 会议的规模如此之大，以至于当我们要到某个国家开会时，就要与该国政府建立关系。否则我们就做不到。由于技术原因，我们需要庞大的 WiFi 才能够召开 ICANN 会议。为了能够达到这种量级的 WiFi，有时我们必须取得政府许可，因为我们要吸收现有的全部带宽。没有的话就做不到这一点，或者说存在保护，或者还可能发生其他状况。

在签证等等方面，过去几年我们看到的一种情况是，我遗憾地看到，会有更多条件附加到签证上，比如很可能在欧洲，他们在讨论推出一种针对疫苗的电子签证等等，等等。我认为那样只会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复杂。

但是这个东西摆在那里，不是 ICANN 设置的。实际上我认为政府、酒店和航空公司，所有这些单位将会设置它们。

但是我们也有自己的想法。“我们”包括董事会和组织。我们不能前往一个对 ICANN 成员的出行设置了太多障碍的国家或地区 — 假设这样的话，因为我听说会这样。假设，开个玩笑，假设在我们召开最后一次会议时，荷兰是一个完全没有病毒的地区 — 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选择荷兰，马腾。我们就可以让

来自挪威、瑞典、芬兰的所有人到荷兰去。美国、拉丁美洲和亚洲现在被排除在外。

我们不能召开这样的会议，因为做决策的人 — 我才意识到塔蒂阿娜也居住在那个地区。

我是说我们不能 — 可能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对我们来说在某个地方以非常有限的人数召开会议或许在技术上是可行的。然后我们实际上就要问，我们应该这么做吗？因为如果我们无法让世界各地的人来参加会议，那么我们可能就不应该召开这些会议。

希望我的回答能让你们满意。

混合部分，我相信我们将会增加远程参会，并将它做得更好。

时区永远是一个问题。

谢谢。我愿意回答其他相关的问题。

马修·希尔斯：

塔蒂亚娜。

塔蒂阿娜·托皮纳： 谢谢。大家好，我来自未来没有病毒的荷兰。我知道那是幻想。

跃然，稍微解释一下你的最后一点，我真心希望你能回答一下，然后我就可以放下手了。

如果在 ICANN 未来几年的计划表上初步安排的会议最后实际上要在一个封锁的国家或地区举行，即使那里没有病毒，你们会考虑完全把它们转成虚拟会议，还是更改地址，还是你们还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

马跃然： 你是说 —

塔蒂阿娜·托皮纳： 对，比如，一年后，明年要在海牙召开的会议。假设荷兰没有 COVID，但是政府设置了太多的障碍 —

马跃然： 我们就不召开这个会议。

塔蒂阿娜·托皮纳： 我们不会召开这个会议。我们也不考虑换到一个更加友好的国家或地区吗？

马跃然： 我们会考虑把它转到一个更多人可以参与的地方，或者不开这个会，因为重要的事情 —

塔蒂阿娜·托皮纳： 这就是我的问题。

马跃然： 我知道这是一个非常硬核的表态。但是从一开始，我们就一直说这是由参会人员组成的。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我们不能有来自不同利益相关方团体和世界上不同地方的参会人员，那就不是 ICANN 会议了，这对我们很重要。希望这个解释能够回答你的问题。顺便说一下，希望你也认同这个做法。

马修·希尔斯： 谢谢跃然。

关于疫情和 ICANN 社群这个大主题，还有其他问题吗？大家有什么意见吗？

我看到没有人举手，布鲁纳，交回给你。

我想我们有一个相当滞后的问题，看看董事会要不要回答。

布鲁纳·桑托斯：

的确如此。非常感谢，马修。又是我，布鲁纳。

也谢谢跃然的回答。

在这一点上，我确实认为情况对我们而言依然十分不明朗，至少未来两三年是这样。但有趣的是，我听说在这个层面围绕出行限制的风险评估将纳入会议策略。我们未来能够和你们进一步讨论。

我们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是关于后续流程工作组的。但是我要将发言的机会交给凯茜 (Kathy)，如果她还在的话，请她主持这个讨论。

凯茜·克莱曼

(KATHRYN KLEIMAN)：

很好。谢谢你，布鲁纳。

大家能听到我说话吗？请把幻灯片切换到下一个问题，希望布鲁纳提供了，也希望工作人员拿到了它。

如果有人不认识我的话，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凯茜·克莱曼。很高兴见到大家。我希望能亲眼见到大家，就像其他人说的那样。但我也希望各位和你们的家人一切顺利。

昨天深夜我接到通知，说我现在可以预约接种疫苗了。所以我非常高兴。在这方面北弗吉尼亚稍显落后。我将在本周晚些时候接种。希望你们也一样。

私人 PIC，也就是私人公共利益承诺，是 ICANN70 的一个热点主题。我们的唯一一场全体会议就将围绕这个主题召开。我看到你们没有这个问题。

所以让我先做个介绍，然后我会问一个直截了当的问题，但这个介绍不太直截了当。

如果有人还不知道的话，私人公共利益承诺从某种程度上说是我们共同制定共识性政策规则的一个例外。这是在已经接受 2012 年申请之后单方面制定的一系列私人承诺，因为我们需要一个地方来大致记下一些承诺，以扩大或反映谁能注册新 gTLD 的主体范围。

任何经历过那个时期的人都知道，人们非常担忧封闭型通用名称，像 .BLOG、.CERT、.MOBILE。一些公司已经声称，我们将拥有这个领域的所有域名。但 GAC 说不行，这些是他们产业和行业的通用和常用名称。所以 PIC 被最终用来扩大这个范围，确保所有竞争者都可以注册域名。

同样 GAC 又说，等一下，某些字符串高度敏感，我们要你们对谁能使用这些字符串做出限制，像 .MEDICINE、.CHARITY、.FINANCIAL。同样 PIC 又可以派上用场。

如此一来就涵盖了绝大部分私人和非私人公共利益承诺。

但是还有第三类，我戏称它为厨房水槽，人们将很多其他东西一股脑倒进去，有些是我们在共识性政策中已经商议并决定了的。有时，它们直指内容的核心，由于以下内容原因，我们将移除注册人。

我们来到这里是因为我们代表了许多注册人。有时他们做的事情并不完全受政府或其他人的欢迎。

所以 ICANN 董事会 — 马腾，你给后续流程工作组发了一封令人叹服的信函。但是它很晚才收到。我们已经研究了大约三年半。

但是你在信中提到，章程 — 也就是 2016 年章程可以规定将 ICANN 排除在签订未来包含 PIC 的注册管理机构协议之外，如果这些 PIC 超出了章程规定的 ICANN 技术使命范围的话。

然后你说章程的规定要把 ICANN 对 PIC 的谈判和签约权力特别限制在服务 ICANN 使命的 PIC 范围内。你还补充说，ICANN 董事会担心目前的章程语言可能会给 ICANN 带来问题，使它卷入到与 PIC 或注册管理机构自愿承诺有关的任何内容问题以及相关执行当中。

这确实是一封很有见地的信。我们希望可以花更多时间研究。贝基·拜耳、艾芙丽·多利亚 (Avri Doria)，以他们个人的名义，同时也作为董事会联络人，来和我们后续流程工作组讨论了一整场会议。

但是总的来说为时已晚。我们没法形成任何独立的法律建议，也没有任何 ICANN 法律建议。没有一份白皮书来探究这些私人 PIC 的实质。

所以问题就是：鉴于后续流程工作组无法开展法律研究来理解 2016 ICANN 章程变更对将来提出的私人公共利益承诺的影响，董事会将进行哪些工作和研究来帮助你们理解这些问题，并帮助社群中的我们理解这些问题？

非常感谢这个详细的介绍。

马修·希尔斯：

谢谢凯茜。

我们试着回答一下。

下面先交给艾芙丽。

艾芙丽·多利亚：

谢谢。我是艾芙丽。没错，我打算要讲的。

希望大家可以听到。

首先，你知道，当时我们试图具体（听不清），我们问了一些问题，因为我们确实需要理解它。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简单回答你的问题就是，对，我们会尽力理解它。我们会尽力开展法律方面的工作来解答它。

但是倒退一点点，你一开始把它比作在章程变更之前以及我们现在所处的情况之前就已经拟好的合同。从那个意义上说，二者其实没有可比性。这就是为什么在那些合同中很多事情不受新法律规定的约束。

但是，我们面临的问题之一，也是这个问题的源头，就是我们要确保如果有一个 PIC，如果有一个 — 你知道，一个对特定注册管理机构的公众关切 — 我暂时记不清那三个字母了 — 这些都是可以执行的事情。因此，我们最终面临的两个问题是，首先，所有这些，你知道，PIC 等，它们是否以一种可以强制执行的方式出现，即合规部门是否可以对它们做些什么？

而另一件事，此时就变成了 ICANN 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制定违背其使命的协议这个问题。这看起来很简单。不，我们不能制定超出我们使命的协议。但是，实际上我相信要了解这需要的全部细节，你知道，假设我们发展到需要一个 ODP，这类问题将包含其中，才能确保很好地明确并了解这些事情的法律背景，然后再接受并定义如何实施。

我相信贝基可能会对我所说的进行补充。但我认为，如果我只是简单地回答说是，在像 ODP 这样的东西的流程中，在做出决定的过程中，肯定会进行深入研究。

而且我相信，这个过程会有很大的透明度。是否有白皮书或类似的文件，对我来说目前真的很难妄下断言。但肯定会就这个问题进行透明的讨论，等等。

我就说到这里。既然你举手了，就是有别的问题。

凯茜·克莱曼： 在贝基发言之前，你能帮我理解一个简称吗？我很惊讶我居然不知道，但我确实不知道。ODP。

艾芙丽·多利亚： 运营 — 我理解得对吗？ODP， —

凯茜·克莱曼： 请继续。

对，我想如果你可以给大家解释一下就太好了，因为我们要增加一个新的层面。

马修·希尔斯： 运营设计阶段。

艾芙丽·多利亚： 好的。当然，其他人，像跃然，可能解释得更好。

基本上，这是董事会和组织之间做出长期决策的一个流程，我们提出问题，他们进行一定的预先思考，预先工作，预先构想。他们回答问题。我们来回讨论，直到得到足够的信息，可以说，好吧，我们已经准备好做出决定了。

ODP 所做的事情基本上是这样，在 — 你知道，基本上有一份备忘录，解释这件事是如何运作的，基本上是一个过程，我们将在几个 PDP 上使用。在进入实施阶段前，确定实施工作是什么样子的，在实施工作开始前，回答一系列需要研究、分析和界定的问题。

我说得对吗，跃然？

马修·希尔斯： 我想是的，艾芙丽。

马跃然： 很好，艾芙丽。很好。

凯茜·克莱曼： 那么我能补充一个问题吗？抱歉，我是个技术宅，在当律师之前我曾是一名专业技术人员。

运营设计阶段听起来像实施。通常在这一阶段你不会做一些基础的法律研究。但如果会的话，我愿闻其详。

艾芙丽·多利亚： 它是在实施之前，不管这个名称在其他语境下有什么含义。基本上 — 这是一系列工作，在实施工作开始之前，甚至在董事会决定之前，你知道，就是去跟组织说，对，这些建议已经被批准了，去实施吧。这基本上是在决定做出之前要完成的事情。

所以，是的，它可以包括在里面。

凯茜·克莱曼： 谢谢你的详细问题。同时，我想你要把球传给贝基了。

艾芙丽·多利亚： 我想说的是，自从贝基和我一起工作以来，有时候她说，有时候我说。我只是想把我没有说全的地方交给她来补充。

贝基·拜耳： 不。我觉得你已经说得很全面了。

是的，和往常一样，艾芙丽说得很到位，我没有什么要补充的，除了 — 只想重申两个问题。一个是，即使它显然在 ICANN 的职权范围内，就是可执行的吗？我们是否可以衡量它 — 我们是否可以衡量遵守情况？

另一个是，考虑到 ICANN 的职权范围，我们如何才能构建不会把我们从章程中排除的承诺？

马修·希尔斯：

谢谢贝基。

布鲁纳，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或者有什么意见？我看到我们还剩几分钟。

布鲁纳·桑托斯：

我没有了。

但万一我们的成员还有什么意见，就请举手。

我想凯茜举手了。

凯茜·克莱曼：

我想暂停一下，看看其他人是否想对此发表意见。当然，我们将公布即将举行的一场会议，我想贝基现在也在其中，时间是星期四上午，会上我们也将讨论私人 PIC。

但是，艾芙丽，我想回过头来确认一下我的理解。作为 ODP 的一部分，法律 — 所以关于董事会在私人 PIC、范围、可执行性等问题上将开展哪些工作和研究，答案是可能会在 ODP 期间进行。这是公众，包括利益相关方团体，可以接触到的吗？这就是我们要讨论护栏的地方，在私人 PIC 中，哪些可以进去，哪些可以出来？

这个总结是错的还是对的？

艾芙丽·多利亚：

这个总结不错。可能比我说的更具体一点 — 他们会不会提出一些你们所定义为护栏的东西，我不敢肯定。但是会进行分析，会划出边界。会有，你知道 — 如果它像大多数法律事物一样，因为我不是法律人士，你知道，我总是发现所有这些东西都有模糊的边界，然后有关于如何看待这些东西，如何理解它们的准则。

所以我不能说分析会采用什么形式。只是我很确信会进行一个相当完整的分析，分析我们在法律上可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而这 — 是不是一个护栏，我不敢说。

凯茜·克莱曼：

很高兴听到这个消息。

非常感谢你的讨论和大家的讨论。真的很感激。

马修·希尔斯：

凯茜 — 如果还有人不怎么熟悉 ODP 的话，玛丽安 (Maryam) 放了一个 ODP 文件和相关博客的链接。所以请去看一下。这将是我们今后使用的一个工具。

布鲁纳，交回给你。

布鲁纳·桑托斯：

抱歉。我的麦克风有点问题。

我想我们没有其他问题了。我只想花点时间感谢大家给我们这个机会进行交流。

再次为最后一刻才提出的问题表示歉意，但我们确实希望能继续就 ODP、PDP、法务委员会以及我们今天讨论的许多其他主题进行对话。感谢今天参加会议的所有人。

马修·希尔斯：

我们这边也非常感谢你们。

非常好的问题。很好的讨论，这是我们都期望的。很高兴能再次见到大家。

就像我们前面说过的，希望很快就能真正见面。

休会。

[会议记录结束]